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
第二十四回 林解元山祠得佳偶 芮勇士湖舫露真才

卻說絳玉次早告訴郡主，郡主告知岫煙夫婦，都歡喜道：「這屋久沒人住。我們來，因見有姑丈的匾，重收拾起來會客。那知荷花缸下有許多藏物，不是姑丈有靈麼？分贈之說斷不必談，竟歸表弟為是。倒是如此拿出去終覺溜眼，莫若將商人送我的唐花揀八盆來，將此物放在底下更妥。」遂即如法送到公館。又住了一日，方才起身南下。

過了幾日，已到浙江嘉興。因絳玉尚在乎湖拜一同年，就停在杉青閣等他。只聽得岸上像一老一少兩個女人拌嘴。那老的道：「『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。』今日還，便快些！要再打擂台，我斷不依！」那年輕的道：「老太，你怎麼給我摸不開？——人生何處不相逢。前番在賈府認得你，那裡知道在這裡又碰著。還，總還你。求老太略寬限些！」老的道：「放你吃燈草灰的屁！好輕巧，都是這樣，老娘要餓死了。我到別家收了錢就來坐等，快些打算！還不出，就牽你娘兒去做粉頭，也要還！」說罷，扭拐而去。那年輕的便在內嗚嗚咽咽的哭。郡主聽聲音甚熟，叫雪雁：「你快去到那婦人家，看是何人？」

不一會，雪雁忙趕來回道：「那裡知道竟是大奶奶妹子——李二姑娘。光景甚苦，連棉衣還沒上身呢！」郡主即叫雪雁將一副皮裙衫同棉襖等送去。母女隨即來船見了，不禁大家傷心，連探、湘也落了些淚。

方知李紋出嫁陶家後，姑爺北場連次不利，攜了他回原籍；進南場，仍不能中。坐吃山空，一貧如洗，只得連李紋及女兒也攜了來，在黃岡涇處館度日。不上半年，一病亡故，客裡一無依靠。聞迎春的奶媽在這裡放債，請了他來借上七千錢。那知他五扣三分，不及一年，已有廿餘千。因見本利俱無，日日上門尋鬧，受了無限氣惱羞辱。正急得要上吊，忽撞著郡主來，弄得他如八大山人，笑不得哭不得。郡主便問：「妹妹，此間要得多少開發，才能動身。」李紋道：「我們這樣窮鬼，誰尚除帳與我？只對門雜貨店有四百餘文；間壁米店將及千文的帳；此外還有幾張當票，不過半新舊的布草，也好從緩；就是這筆借項利害。」郡主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妹妹竟同我衙裡去。店帳我即刻開發；當票丟了也罷；那筆帳，他來我有道理。」

正說著，那老婆子扭拐從東來，見門鎖著，道：「這雌兒，怕我拉他做粉頭，逃走了麼？」間壁道：「逃，倒不逃。在撫台大船上認親呢！」老媽道：「這就好了！」趕著往大船上跑，多少材官攔住道：「這是大人太太，你莫闖禍！」他道：「你們收留得我欠戶，我就來得，闖什麼禍？」郡主大怒，吩咐：「抓他進來！」一聲令出，即刻背剪押進。郡主罵道：

「你這老豬狗，前在府裡，都是你這老豬狗偷了二姑娘繫絲金鳳開賭，鬧出事來，帶累大家不安靜；攆你回南，你仍打著府裡旗號重利放債，已該萬死！還敢乾勾詐勒索李姑奶奶麼？」

喝令：「搜他身上！」只見一件銀衣內，都是放利折子。郡主命將李紋折子檢出，其餘一概焚燒；一面將吳氏發在岸上，打三十朱棍；一面叫材官協同地保將他兒子王柱兒叫來。原來，他兒子就在近邊一姓馬當裡做朝奉。不一時拿到，跪在船上碰頭。郡主吩咐：「押令出結，領娘收管。李宅本錢當面交付。」

這兒子忙謝恩出去，尋他娘時，只見光著兩條腿躺在街上呻吟流血，忙替他穿好衣褲，扶了回去。枉費一場心機，依然空手，剩這幾吊錢還不夠衙門使費及調治瘡，只好跟著兒子搖紗度日罷了。

如今且說郡主等絳玉來了，隨即開船到省。探春自回將軍府。自己邀同林老太太及湘、紋等同住院署。逼近殘年，送禮應酬忙個不了。到除夕這日，先拜神祭祖，又望空替賈政辭了歲，然後大家行禮。黛玉先請林老太太同史、李二人吃年飯。

陪畢回來，恰好寶玉也外間席散，紫鵝四人請二位正坐，重又擺上團圓飯，獻合歡湯、吉祥果、如意糕畢，飲至三鼓方歇。

次早拜牌行香賀節，更不必細說。

初二，郡主就請探春暢敘一日。初四，將軍府裡請林、史、李三人，早晨就去了。寶玉無事，與芳官等打牌作樂。到午後，寶玉道：「他們在這裡，令總太文，我們今日爽爽快快行兩個令。」大家忙問：「何令？」寶玉道：「把弔牌來，抽得銅索，免飲；有人頭者，臉向誰，誰吃酒；若有雙人頭，吃合歡杯。」

就行起來，不及十張，剛剛絳霞拿了百子，寶玉要和他吃皮杯，他那裡肯？當不得花、柳捻住兩手，紫鵝捧住了頭，只得任憑二爺餵了滿滿一杯方住，起來使性要走。

恰好報新任定海鎮柳大人到轅，寶玉忙出去迎接進來。說了些京中時事，即命備席，請林絳玉作陪，方走出來，湘蓮驚道：「這不是像秦鍾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也為此，請你瞧瞧，這卻是我的舍甥。」又將前事說了一遍，湘蓮就要見郡主，寶玉道：「他們游西湖去了。難得老弟來，明日上午我們也去逛逛。」隨即吩咐預備。

到次日，湘蓮拜客回來，寶玉便邀同絳玉游湖。先放船南山，方才行至半路，見傍水一庵，紅梅甚綻，因攏船上去，卻是白雲庵。大家坐了一會，見旁邊有一月老神龕，設有籤詩。

絳玉少年情性，順手抽出一枝，上道：「佛殿有奇逢，佳音五日中；一枝花及第，紅杏有家風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倒像功名籤。」也揀開了。到小有天園，已預備酒面伺候。絳玉酒力不勝，走出去閒遊。忽見旁邊有一壑庵，梅花正好。他進去看時，只見一妙齡閨秀，立一杌子上折花，見他來，忙下來進去。無奈解元這一雙眼，早將他金蓮瘦損、玉臉羞羞一種態度看了個飽；再看地下，還有一枝紅梅，忙取了回來。左思右想，席間就不甚盡歡；回署一夜無眠，五更覺得有些發燒。次早懶得起來，時離公車日期已近，請醫來看，說：「心脈獨大，須醫心病。」

郡主十分著急，細問他，方說出原故。郡主道：「深山荒庵，知道是人還是鬼？明日我到那裡察訪，若此女果未對親，何難撮合。」因問外邊「一壑庵，是男庵，是女庵？」回是女庵。郡主就命次日降香，嚇得庵中尼姑屁屁直流，趕忙預備。

次日，郡主到時，四五個光頭門外迎接。郡主進香畢，便問：「那東廂房屋可有人住麼？」尼姑道：「有一老太太同一小姐住在此間。」郡主問：「那裡人？」答道：「江南人，也姓賈。他們老爺也做大官，後來緣事罷職，愛遊山水，就不再在湖上，遺命葬在此間。每年太太同小姐總來上墳，今年太太感了風寒，病起來，至今未去。太太請看他薦先疏頭就明白了。」

郡主抽出看時，只見寫：「先夫府君兩村賈公」。不覺大駭道：「這是我先生暨師母在此。你去說，我立刻來請安。」

去不多時，說：「那邊差小姐來接了。」郡主也起身過去，半途遇著，真個娉婷婀娜，豔若神仙。那小姐低低道：「家母抱恙，特令小妹來接。」郡主道：「世妹說那裡話？」讓至中堂，見中間正供著兩村神像，連忙下拜。重請師母拜見，那老太太道：「我恍惚聽得人說，我家二爺在此做巡撫，節署清嚴，不敢輕造。難得郡主下降，三生有幸。」郡主道：「若知師母在此，早該接進署去。」因問世妹青春，太太道：「老身只此一女，今年十六，小名佛喜。尚未扳親。」隨詢郡主：「可有兄弟？」郡主道：「只有一弟，姨媽出的。說起來姨媽與師母也有舊的。」就叫青琴如此如此，快去請林老太太來。不一時，林老太太坐轎到來。你想：他二人甄家見面後，已廿餘年。——一朝白頭重遇，又喜又悲，形容難盡。郡主方徐徐將姻事說及，有何不可？郡主就將林公所遺雙龍佩為聘；賈老太太也取一支九子鳳雛釵為答。不一時，湘雲、探春也請了來，會親酒席也送了來，歡飲而散。

過了上元，湘蓮辭寶玉去到任，絳玉也擇日公車，寶玉仍在湖上設餞，邀周大人作陪。先到月老祠，解元磕頭謝神。湘蓮也求一籤，上寫道：「手掣碧鯨，痕留紅線；海上仙緣，試求故劍。」寶玉道：「莫不還在鴛鴦劍上成就？讓我也來求求。」才一搖筒，早飛出兩枝。一枝道：「桃葉和桃根，生成雙姊妹；願結再生緣，妾心古井水。」一簽道：「噩夢圓，師中吉，一死一生雙飛比翼。」籤語都是好的，命跟班收起。就放船到南山看了回梅花，便至望湖樓吃麵。面後，同周、柳二人談起兵法來。解元有些不耐煩，又下樓去開走。

將及「孟柳居」前，只見一隻酒船正撐篙開船；岸上一窮漢生得美如冠玉，喊道：「還了詩錢，再去！」船上道：「老爺們

說：『詩做得不好！還了你，也不給錢！』少年道：「出了題，限了韻，又不給錢，那裡有這樣空心大老官？」追著亂喊。解元耐不住，把他拖住道：「你把詩我看。」取將過來，題是《詠貓》，限韭、九、酒三韻。他是七絕，道：

貌似於菟常八九，只愛魚腥不愛韭；

有時捕鼠太倉忙，翻倒牀頭一瓶酒。

解元心下喝采，便道：「你詩多少一首？」他道：「一字，一文。」解元道：「你照樣做一首，就十倍給你。」那人道：

「這有甚難？」向酒店討了紙條，信筆又成一首：揀地眠陰春八九，日午花光圖鹿韭。

借問緣何醉不勝？薄荷幾片疑殘酒！

解元十分歎服，就令跟班送二百八十錢與他，自己卻緩步跟著。

只見他將錢往村店裡一丟，道：「要兩瓶梨花春。」店家忙遞與他。他拿了往一荒寺裡，將二三百斤重一尊石彌勒龕子拿起；取出一杯，又一碗雪裡紅燒筍，到後院一株古梅樹下，坐在石上，將酒、筍慢慢細吃。解元笑道：「可分惠一杯否？」

那人見是絳玉，便道：「還不俗，自當公榮。」就將自己杯子，揩了揩，斟一杯遞過來；自己捧瓶而飲。

解元愈覺他俊爽有趣，便問他：「何名？」他道：「我，姓芮名珠。」因勸道：「足下如此俊才，何不讀書？」他笑道：「我少年孤露，未曾讀書，如何得有根柢？若像如今，這些時文好手，我又很惡數他。有一套《道情》，唱與你聽：

讀書人，最不濟！爛時文，爛如泥，國家本為求才計，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！三句承題，兩句破題，擺尾搖頭，便道是聖門高第，可知道『三通』、『四史』是何等文章？漢祖、唐宗那一朝皇帝？案頭放高頭講章，店裡買逢時利器；讀得來肩背高低，口角噓唏。甘蔗渣兒嚼了又嚼，有何滋味！辜負光陰，白白昏迷一世；就教他騙得高官，也是百姓、朝廷晦氣。」

唱完，解元道：「既不就文，何不就武？」那人道：「武職人就是出身大了一級，就聽打聽罵；點了伴當，又聽他做那沒人樣事；只科甲出身還好。我們這裡考一場武童，要花幾十金。我如何花得起？」解元道：「既如此，我送你一所去處講習講習。臨時我再想方法，如何？」芮珠問：「是誰？」絳玉道：「新定海鎮柳。」芮珠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我久知他是男子漢，卻無緣認得。」

正說到這裡，只見三四個人跑進來道：「好了，尋著了。」

請舅老爺快去，三位大人等久了。」解元道：「不妨！」即放杯起身，對材官道：「你可同芮相公進城裡買些衣服，該錢若干，等我開發。明早，你就同芮相公衙門裡來。」次早，解元、芮珠就同去拜柳湘蓮。湘蓮一口不移，邀他同去。

過了一日，解元帶了自己的王元、賈府焙茗及材官北上。

過了清江，起早就派焙茗做頭站。一路無話，到了山東茌平地方，焙茗先去打店。那店家道：「上房有了人，也是你們大人親戚，住下好幾日了。」焙茗不信，去看時，卻是邢大舅、王仁，驚道：「你兩位老人家在這裡做什麼？」